

是谁引起了沙尘

新华社记者 马维坤 姚笛

当近 10 年来最强的沙尘暴狂卷我国北方地区的时候，记者正穿行在沙尘源区之一的河西走廊千里风沙线上。在漫天肆虐的黄沙中，记者努力地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步步接近风沙狂起的“源地”。

听，“旱魔”在凄厉地“狂笑”

风沙前沿，有树林处才有人家。所以，当记者站在河西走廊一片片枯死的树林边时，同时看到的就是一处处快要被流沙埋埋的村庄废墟。水干了，树死了，人走了。风沙掠过枯树的凄厉啸声，其实就是“旱魔”在狂笑。

南依祁连山麓，北靠巴丹吉林、腾格里 2 大沙漠，中间上千公里的狭长绿洲带，是古丝绸之路上最令人神往的河西走廊。然而，干旱气候的加剧，正在

林保护能力建设与政策研究等 2 个在建项目的同时，全面启动亚行技术援助甘肃省优化荒漠化防治方案、韩国政府援助白银市大环境绿化以及中德财政合作甘肃天水生态造林等 3 个项目，力争今年完成人工造林 8.56 万亩、封山育林 3.3 万亩。

为确保全面完成上述目标任务，全省各级党政

使这个美丽的绿洲走向枯萎。近十多年来，河西走廊的年均降水量只有 60 毫米～100 毫米，而年均蒸发量却高达 2000 毫米左右。由于干旱，河西走廊 8 万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中，有一半以上正在向荒漠化和半荒漠化方向发展。祁连山是河西走廊赖以生存的水源涵养区，随着雪线的上升，祁连山灌木林下线也在不断上升，现在已比 20 世纪 50 年代上移了 40 米，30% 的灌木林出现草原化和荒漠化。

干旱不仅使大片的林木和草场死亡、枯萎，更使沙漠前沿的地表变得疏松，流沙蔓延之势难以控制。在民勤县红崖山水库一带，巴丹吉林、腾格里 2 大沙漠相距不过几十米之遥；在民勤北部，失去浇灌的大片耕地已变

成了漫漫黄沙，流沙正以每年 3 米～4 米的速度向绿洲推进，个别地方推进速度甚至达到 10 米左右。

武威市的气象专家告诉我们，形成沙尘天气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地表有较为疏松的沙尘源区，二是有足以扬起这些沙尘的大风。而干旱目前正一步步把河西走廊变成巨大的荒漠地带，成了见风就起沙尘的“黑风带”。

看，沙尘从羊嘴边刮起

林美草茂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但成群结队的羊儿却随处可见。长着稀疏草丛的荒滩上，羊儿们低着头执着地寻找着一点点可食之物。一阵轻风吹过，细小的沙尘便如烟雾般升起。放羊老汉们则纷纷躲在沙丘后，避着风晒太阳。

机关、广大干部群众、各企事业单位、中央驻甘各单位、驻甘部队和武警部队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落实领导责任，切实转变作风，组织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努力，真抓实干，全面完成今年全省林业建设各项任务，努力开创全省林业建设的新局面！

如果说自然的因素具有不可抗拒性，那么过分的人类活动正在使大自然沧桑变迁的步伐加快。在河西走廊的荒漠前沿，除了羊群，还有大片的耕地，其中大多数都是近 20 年来人们新开垦的荒地。安西素有“世界风库”之称，近 50 年来，这里的耕地由 8 万亩增加到了 30 万亩。田地多了，风沙也更大了。现在，流沙正在逼近安西县城，而在历史上，因流沙侵袭，安西县城先后搬过 37 次家。

在天祝县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哈溪自然保护站，站长朱永才告诉记者，仅仅在他们保护的区域内，就放养着 6 万多只牛羊，对自然保护区的破坏很大。县政府曾想过多种办法要把农民搬出自然保护区，但都因遭到农民拒绝无法实施。同样，在临近的古浪县荒漠区里，也放养着 10 万多只羊，而目前古浪风沙前沿的 210 万亩草场已全部被破坏而退化。

据民盟甘肃省委科委会 2000 年调查，河西走廊普遍存在乱垦、乱牧和超载过牧现象。在河西走廊，各地乱设的农业开发区就有 90 多个。超载过牧情况尤为严重，普遍超载都在 30% ~ 50%，严重的地方甚至达到 100%。古浪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志兴认为，如果对荒漠前沿的人类不合理活动不能有效加以制止，那永远是治理跟不上破坏的步伐，生态只能越来越糟，新的沙尘源地也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忧，为生存重压下的生态

目前，河西走廊荒漠化土地面积以每年 1.2 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绿洲面积正在被迅速压缩变小。生活在河西走廊的 400 多万人正在保生存还是保生态的矛盾中挣扎。

安西县的领导对背上开荒种地的指责而苦恼：50 年来，全县的人口增加了 3 倍多，没有地怎么活？民勤县北部风沙前沿几个乡镇的领导在四处呼吁，希望水利部门帮助他们多打几口深井，能让群众吃上甜水、种上庄稼。尽管他们也清楚超采地下水后患无穷，可“人都呆不下去了，谁来治理生态？”

纵横交错的农田林网有效地抵制着风沙，可河西的许多农民想方设法要把树弄死，“我们的耕地越来越少，种上这些树，1 亩地只能当 8 分地用，损失谁给我们补？”酒泉地区林业处处长王生德无奈地对记者说：“别看我现在使劲让大家种树，可在县里工作时，遇上农业和林业用水矛盾，我肯定首先是保农业用水。在各种利益面前，保群众吃饭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种矛盾和困惑时刻都在纠缠着河西走廊的干部群众。禁止开荒的政令早已颁布，建立节水性社会的宣传在各地大张旗鼓，禁止放牧的公告早在几年前就相继贴在各地的大街小巷里。然而到现在，风沙前沿荒地上，人们依然在广种薄收；河流上游的田地里，大水依然在漫灌；严重退化的草滩上，牛羊还在寻食。

舍眼前保长远的措施执行难度大，而下决心实施的难度则更大。民勤县政协副主席、高级水利工程师李瑞成忧心地说：“破坏生态环境容易，但破坏后想在短时期内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河西人都盼望着能重建秀美山川，然而真正想实现天、地、人的和谐共处却是道路漫漫。”